

两位国学大师的忘年之交

■俞光

俞樾和孙诒让是晚清时期的国学大师，俞樾长孙诒让27岁，两人长达三十载的忘年之交，不仅是他们心灵碰撞的光芒闪烁，也是其时国学界的一段佳话。

俞樾其人

俞樾(1821—1907)，字荫甫，号曲园居士，浙江德清人，清末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经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书法家。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，戴望、黄以周、吴承志、章太炎、吴昌硕、日本井上陈政等均出其门下。清道光三十年(1850)进士，咸丰二年(1852)授翰林院编修，五年任河南学政，七年被御史曹登庸劾奏“试题割裂经义”而罢官。遂移居苏州，主讲苏州紫阳、上海求是各书院，并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。教学之余，潜心研究学术，治学以经学为重，旁及诸子学、史学、训诂学，乃至戏曲、诗词、小说、书法等，可谓博大精深。海内及日本、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，被尊之为朴学大师。所著凡五百余卷，称《春在堂全书》，其中尤以《群经平议》《诸子平议》《古书疑义举例》为著。享年八十有六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

世交之家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八月初四日，孙诒让在《报俞曲园书》的开头称“曲园年伯大人尊前”，署名为“年家子孙诒让谨上”。三十二年六月，他在《报俞曲园书》中也是同样的称呼。“年家子”是指古时有年谊者的晚辈，也就是世交之家的晚辈，这还得从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和俞樾的交情说起。道光十七年(1837)，孙衣言和俞樾同被选拔为贡生，二十四年同中举人，三十年同成进士，咸丰二年(1852)同授翰林院编修，可谓“四同年”。咸丰三年俞樾南归，孙衣言以诗送行，从此开始两人的文字之交。此后他们诗词唱和，终生不绝。

咸丰九年(1859)九月，俞樾为孙衣言的《逊学斋诗钞》作序，称“其诗上追汉魏，而近作尤似苏、黄，世多知之，故弗论也”。

同治四年(1865)十一月，孙衣言主讲杭州紫阳书院，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，当时东南学界称他们为“两紫阳”。俞樾诗曰：“廿年得失共名场，今日东南两紫阳。乱后须眉都小异，狂来旗鼓尚相当。主盟坛坫谁牛耳，载酒江湖归雁行。寄语执经诸弟子，莫争门户若参商。”衣言以诗和答。同年，俞樾将《群经平议》三十五卷寄赠孙衣言，衣言贺道：“《平议》已浏览大略，真近来阙制，有此书数十卷，不复知有千户侯矣。”光绪二十年(1894)十月，衣言八十寿辰将届，俞樾贺曰：“回思四十四年前，与子相逢在日边。词馆一时推好手，名场三度作同年。乍联鸡鹤犹非熟，得到蓬莱总是仙。文字论交何日始，南归还我有诗篇。”回顾了当年他们的初交。衣言依韵以答。

私淑弟子

孙诒让既为俞樾的好友晚辈，又与俞樾的学术取向大同小异，他们都治古文经学，都重文字训诂、考据、校勘，都对乾嘉学派持坚守态度，但是孙诒让非俞樾的入门弟子，何也？

光绪三十三年(1907)九月，孙诒让在《答日人馆森鸿书》云：“凡治古学，师今人不若师古人。故诒让自出家塾，未尝师事人，而亦不敢抗颜为人师。诚以所治者至浅隘，不欲自欺欺人矣。曩者曲园先生于旧学界负重望，贵国士大夫多著弟子籍。先生于诒让为父执，其拳拳垂爱逾常人，然亦未尝奉手请业。盖以四部古籍在，善学者能自得师，固不籍标揭师承，以相夸炫也。”认为研究国学，向今人学不如向古人(古籍)学，这也是他不拜师的原因所在。



左为俞樾，右为孙诒让

孙诒让以古人为师，并不等于他不向俞樾求教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)三月，孙诒让请俞樾为《古籀拾遗》作序，《序》曰：“仲容好学不倦，而精力又足以副之。凡前人所未识之文，及误认之字，皆以深湛之思，一索再索而得之。”

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四月，俞樾又应孙诒让之请，为《墨子间诂》《礼记》作序。《墨子间诂·序》云：“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，著《墨子间诂》。凡诸家之说，是者从之，非者正之，厥略者补之。至《经说》及《备城门》以下诸篇，尤不易读，整纷剔蠹，脉滴无遗。旁行之文，尽还旧观。讹夺之处，咸秩不紊。盖自有《墨子》以来，未有此书也。”《礼记·序》曰：“瑞安孙诒让以所著《礼记》十二卷见示，惟言校古书，共七十有七种，其好治问事，盖有甚于余矣。至其精熟训诂，通达假借，授据古籍，以补正讹夺，根抵经史，以论古言，每一说，辄使前后文怡然理顺。”

正是俞樾的提携，助推孙诒让在学术上成长。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十二月二十三日，俞樾仙逝时，孙诒让悲痛万分，挽道：“一代硕师，名当在嘉定、高邮而上，方冀耄期集庆，齐算乔松，何意梦忧蹉跎，读两《平议》遗书，朴学销沉同坠泪；卅年私淑，愧未列赵高、张逸之班，况复父执凋零，尚悲宿草，今又神伤化鹤，检三大仇手墨，余生孤露更吞声。”自称私淑弟子。

亦师亦友

到晚年，俞樾和孙诒让的交情，渐变为亦师亦友。何以见得？

董朴垞《孙诒让学记》记载，俞樾《与孙诒让书》曰：“仲容世兄大人赐览：久疏笺候，相履端绥愉定为所颂……弟老境不佳，暮年多故，为亡孙女事，缙结至今，有传一篇，诗数首，附览……世愚弟期功俞樾顿首。”此时，俞樾对孙诒让以兄弟相称。

这固然是俞樾谦谦君子之风，也与孙诒让在国术界声誉鹊起有关。俞樾《礼记·序》就说：“仲容学过于余，而年不及余，好学深思，以日误书为一诵，吾知经史史恙之待于仲容者，正无穷也。”

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也道：清学至晚期，“犹有一二大师焉，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，曰俞樾，曰孙诒让，皆得统于高邮王氏，樾著书惟三三种独精绝……诒让则有醇无疵，得此后殿，清学有光矣”。

章太炎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》还讲：“研精故训而不支，博考事实而不乱，文理密察，发前修所未见，每一义，泰山不移，若德清俞先生、定海黄以周、瑞安孙诒让，此其上也。”他在《瑞安孙先生伤辞》中亦说：“三人皆治朴学，承休宁戴氏之术，为白衣宗。先生(指孙诒让)名最隐，言故训，审慎过二师”，对孙诒让等赞赏有加。

俞樾和孙诒让的忘年之交经历了世交之家、私淑弟子、亦师亦友的过程，生动体现了他们谦谦君子的人格魅力和光照后人的学术成长之路，从而成为当时国学界的一段佳话。

英烈故事

许良：坐穿牢底志不移

■马邦城

“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，我们要把颠倒的乾坤扭转！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推翻！今天，我们坐牢了。坐牢有什么稀罕？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，我们愿——愿把这牢底坐穿！”

这首《把这牢底坐穿》的诗歌，被选入中小学的教科书。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会背诵，它是革命英烈何敬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所写。然而，你也许不知道，在瑞安，也有一位“坐穿牢底志不移”、何敬平式的英烈，他就是许良，他的事迹同样感动天地！

参加暴动被捕入狱

1926年初冬的夜晚，一位名叫许良的青年，步履匆匆，来到仙降村萃英小学门口，他环顾一下四周，轻轻叩开了大门。为他开门的是校长林直斋和教员林贞甫。3人一同进入房间，围坐在一张书桌前，开始议起如何创办平民夜校，扩大宣传，开展农民运动的相关事宜。

许良又名笃池，是仙降附近新安村人，他与林直斋、林贞甫两人，可谓老相识了，当初就读私塾时，就是志同道合、亲密无间的学友，3人都怀有一颗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爱国之心。后来，林直斋在瑞安县城结识了“温独支”成员林去病，参加了共产党，并与林贞甫、陈兰平等人一起，秘密组建仙降党支部，并创办萃英小学，作为革命活动的联络点。许良受其影响，也积极参与活动，成了萃英小学的常客，一年后，由林直斋介绍加入了共产党。

当时，正值国共合作、国民革命的高潮，他们通过广泛宣传，分别在仙降、西垟、张岙、少埠等村成立了农民协会。许良也带头在新安村组建党支部、创办农民协会，开展“二五”减租斗争，将矛头指向土豪劣绅。

1928年4月，中共瑞安南区委成立，林直斋任书记，林贞甫任秘书，许良任宣传委员。不久，林去病派张强和吴士英来仙降协助开展农民运动。6月初，根据上级指示，准备组织农民暴动，攻打瑞安县城。27日这一天，南区委在仙降保宁寺举行声势浩大的攻城动员大会，共有700余名扛着大刀、长矛和火枪的农会会员参加。第二天，在林直斋的指挥下，许良、林贞甫和陈兰平等人率领农会武装人员，攻袭了周垟上河土豪劣绅伍福蛭，焚毁了他家的宅院。

6月30日，攻城暴动失利后，敌人疯狂反扑，林直斋和林贞甫被捕，陈兰平跳江牺牲。许良逃到碧山沙洲一表亲家中。不料，仙降青帮头子孙仲玉仍盯牢他不放，带着一伙暴徒追赶到沙洲，将他抓捕。起先，他被关押在温州省防军团部(国民党省防军在温州的团部)，7月8日，转至宁波特种刑庭监狱，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“囚徒生涯”。

牢底坐穿，初心不改

在宁波监狱里，许良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与县委书记林去病关在同一个牢房中。他很吃惊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原来，三县攻城行动失利后，林去病遭到通缉，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，将其调离瑞安，并任命为宁波市委书记。可就在赴任途中，林去病遭到敌人逮捕。好在他化名吕宝富，自称是上海布厂工人，真实身份没有暴露，结果被判了3年半徒刑。

这次铁窗内的不期而遇，使许良深受鼓舞，两人肝胆相照，互相勉励，更加坚定了

了不怕坐牢、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。

但令人痛心的是，未等林去病刑满释放，就被同狱的一个叛徒认出，向敌人告密。反动当局将他视作“要犯”，转押至杭州，关进了省陆军监狱，不久就将他杀害了。

许良仍被关押在宁波监狱内，备受煎熬。直到1937年9月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，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，根据双方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协议，经我党全力营救，才使当了近10年“囚徒”的许良得以释放出狱，回到新安老家与亲人团聚。

铁窗磨练，初心不变。许良很快就与地下党交通员李朝棉取得联系，并由他介绍前往龙港山门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的驻地，见到了省委书记刘英同志。按照党组织的指示，他回瑞安仙降后，便全力投身抗日救亡工作。

1938年3月，抗日游击总队主力开赴皖南后，由连珍、林夫率领的抗日宣传队，来瑞安、平阳、泰顺三县开展宣传工作。当宣传队来到仙降时，许良予以大力配合。他是当地人，早年读过书，识得字，曾担任过南区宣传委员，又经多年牢狱生活的历练，干起宣传工作来可谓得心应手。他将宣传活动安排在仙降大殿、周垟杨府殿和碧山涂厂大殿等处，利用当地庙会期间，男女老少人流汇集的时机，进行宣讲演出。每次活动，他都扛着大旗，意气风发地走在队伍最前列；每到演出高潮时，还会踊跃登台，亲自作一番演讲，然后振臂高呼“抗日高于一切！一切服从抗日”等口号。宣传活动结束后，他特意将这12个字写成语录，张贴在大殿中堂，以表抗日救亡的决心。

抗日宣传队的活动深入人心，许良也成了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。看到被关押近十年的“政治犯”，出来后还不知收敛，这般活跃显眼，敌人气急败坏，竟将许良的宣传活动作为罪证，诬告他顽劣不化，煽动民众，蛊惑人心，再次将他逮捕，关进温州监狱。这也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、真投降的丑恶嘴脸。后经党组织根据国共和谈协议，再三出面交涉，敌人才不得不予以释放。

越狱失败，惨遭杀害

1939年2月，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将魔爪伸向我党的抗日志士，许良第三次被捕，被关进瑞安监狱。有着长期坐牢经验的许良，在狱中敢于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。他口才好，讲起话来有板有眼，头头是道，深得同牢难友们的敬重。那些狱警



仙降农民暴动集会旧址保宁寺

不轻信可疑电话、短信，
谨慎给陌生人汇款。
认准银行官方客服电话。



农业银行客服电话：**95599**
办理短信动账通知，实时关注账户变动。